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

唐六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統

長樂郡
振聲也
蕭子云

撰

劉良註
呂向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約后鬱林即位尊為
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
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
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
斷表宣德皇后
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
約等奏太后勸進令助為太后令梁
王受禪秦法皇后
太子稱冷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齊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

在不賞

五臣作不在賞

故庸勲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

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

周書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諡巨日貴史記前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傳富辰曰庸勲

規視昭近專賢也

銑曰有功在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

施侔造物

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五臣無也善曰言恩施既隆侔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

魏志劉廙翰曰梁王

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

要不得

無彊為之各使至宰有寄

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得彊為之名曰大

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老子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至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至香草以喻君也

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向曰雖不可答然要不可強為立名以主

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至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善曰陸賈新語漢書高祖

述曰冥天生德聰明神武

尚書乃祖成湯齊聖廣淵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不改參辰而

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善曰陸賈新語堯舜不易日月

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

九星九星九光詩卜雅高山仰止周易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上肅曰兩儀天地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

上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

暴亂既除則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善曰周易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

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

曹植矯志詩仁虎匿瓜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

而匹景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羣籍而讓齒

乎一卷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范丹博通羣籍

揚子法言一卷之市

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日

書必立之師也 魏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

謂廣也讓齒 謂尊之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

段灼理節文曰文勇氣陵雲士衆乘勢 六韜太公曰屈一

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劍氣謂勇氣也

此謙厚之道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略齊田

必致尊也 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

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曰辯析

謂分別 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有五臣 稟 善曰說文擅

鄒赫子齊人齊人爲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

起草爲稟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 爰在弱冠首應

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稟草之木 爰在弱冠首應

弓旌 善曰禮記二十日弱冠 漢書制曰衰然爲舉首

子招士以旃大夫以旌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

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執弓旌爲天子之信 客游

梁朝則聲華藉甚 善曰何之元 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

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 漢書梁孝王來朝從游

其性者仁也 嘔紆武切符音撫 漢書陸賈游漢庭公卿間

名聲籍其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魏曰客游梁朝謂比漢

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 謂

梁王衍初爲巴陵王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善曰何

府法曹故以比也 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 王隱晉書周

宰府 國語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翰曰薦進也梁王

遷爲太尉王儉府外酒宰相也 道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 蕭子顯齊書鬱林王即位

也 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工 蕭子顯齊書明帝

即位改元曰建武 毛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魏都賦有

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

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爲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李末

也作新謂初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善曰陸機高祖

締結構合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爾庸後嗣是膺也 長曰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嘉善庸功莫無時報也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綠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乘

推功之誠 管子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

之田一金之衣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

亦不及 史記文公環縣山中而封于推號曰介山 廣

雅屬高也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

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

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 六百之秩大樹

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 六百之秩大樹

之號斯存 銑曰漢鄭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

功而馬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 及擁旄

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善同銑注

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

山視文杖節擁旄鉦人伐鼓 沈約宋書明帝於南豫州之

義陽郡立司州 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 過秦論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也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

部司州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推轂樊鄧胡鹿罕嘗夕起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

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 鄒陽上書今胡數涉河北上覆

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向曰王

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

塵希能 夕起也 惟彼狡童窮凶極虐 五臣作窮極凶虐 善曰

媒近羣小誅高祖元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謂曰彼狡童兮 不我好也鄭玄曰狡僮謂糾也 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 即位行暴虐誅戮 良善比之童僕也 衣冠泯絕禮樂朋喪 善曰表子曰古 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 劇秦美新池禮崩樂 塗民耳目也 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既而鞠旅 誓衆言謀王空王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 告也 尚書王明誓衆士 左傳公會齊侯 白羽一麾 干戈謀 王空至也 良曰言告其軍旅誓戒衆士 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 羽右持黃鉞免而自為係 出師頌素旄一揮

鬻于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十商郊起自黃

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

麾之紂軍反走尚書震澤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

裂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

其兵甲若摧鱗而一致天之屈拱揖羣后善曰毛詩曰

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豐功

厚利無得而稱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

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是以祥光總至

休氣四塞善曰向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

光休氣並和平之五老游河飛星入日善曰論語比考

瑞氣也塞滿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日善曰論語比考

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者五老曰河圖將

浮龍銜玉苞刻版總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

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曰克見五老入于河老人曰河圖將來生帝則又一曰河

圖推龜告帝謀又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

術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

之其實元功茂勳若斯之盛善曰馬衍集曰定國家之

無也元功茂勳若斯之盛善曰馬衍集曰定國家之

其勳進表茂勳格平皇天而地狹乎五臣作四履執方卑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而地狹乎五臣作四履執方卑

乎九伯帝有心焉輶軒萃止善曰左傳管仲曰昔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比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

慙焉揚雄答劉歆書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有鴉萃

止也向曰周賜太公復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

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慙慙也鏡曰

輶軒輕車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也茲聚也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百辟其刑之長笛賦致誠

效志也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梁王固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良曰言梁土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傳季友 善同翰注 翰曰沈約宋書云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

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濟曰綱紀謂王簿之司也教皆

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善曰

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云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禮記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泯滅也

向 **微管仲之歎撫事彌深** 善同銑注

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

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為道亞黃中照隣**

殆庶 善同良注 良曰易坤卦之六五爻辭云君子黃中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 河圖黃

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翰曰易云 **夷項定漢大**

拯橫流 善曰廣雅夷滅也 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

出弱為極 孟子洪水橫流祀溢於天下 向曰夷 固已

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卓者莫崇

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卓者莫崇 論語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

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為 管仲之首 若乃交神 神交 地與上道契商洛 善曰

管仲之首 若乃交神 神交 地與上道契商洛 善曰 漢書良終容步遊下邳圯上

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良受書於圯圯皆侯命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 袁宏三國名臣贊序體分真固道

契不墜 班固漢書贊漢興國公綽李季真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遊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 漢書上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

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 顯默之際

多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顯默之際

窅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窅然 淵流浩漭莫測其端

矣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碑曰俯仰

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

言哉 吳都賦頌溶沆儀莫測其深草究其廣 黃石公

序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

儀不測其 端涯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

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 靈廟荒頓遺

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頓遺

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 賈侯湛東方朔畫

賈序 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 翰曰寔實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

門游九京 善曰史記魏有隱 士曰矣嘉祿年七十

門者夷門城之東門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

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也父平文子曰利君不

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

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銑曰言太史公行思相侯贏之 擬之 迹也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擬之

若人亦足以云

善曰論語君子哉若人云言也

毛萇詩傳曰

贏隨會亦足以言子房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

善曰水可薦於鬼神也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善曰廣

深也 西京賦慨長思而懷古

左傳序曰 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

曰楚元王各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

鄭玄禮記注崇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善曰魏志

敬始所以篤教化

孫卿子先祖者類之本也貴

楚元

王積仁基德啟裔斯境

善曰漢書

交為楚王王彭城 賈子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

楚元王父字游

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善曰三國各臣

彭城屬楚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與長道業

邵正釋譏曰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 尚書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實際陞鄙宗

善曰毛詩

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遺芳餘烈奮

乎百世

善曰柏朴子曰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

而立卦殿羽然

墳坐莫前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

無人可對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

除灑掃 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剪

善曰毛詩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風俗通召公

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

而不敢伐也 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 追甄然墟墓信

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剪甘棠木名 禮記

陵尚或不泯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甄表也

曰秦始皇守冢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 濟曰 况瓜

既庭所興開源自本者乎 善曰毛詩曰縣縣瓜瓞

此况我與元王如瓜蔓所起相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

灑掃便可施行 善曰郭璞方言注蠲除也 向曰蠲

掃便可 常行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 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

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

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

明於經國之 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尚書序昔在帝

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 至治者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 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

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

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

明於經國之 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尚書序昔在帝

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 至治者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 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

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

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

明於經國之 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尚書序昔在帝

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 至治者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

故注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

同注華封致乘雲之拜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

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人分之間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

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良同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舜

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路於筭曰教寡人以道

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也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

餘同善注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善曰謝承後漢書都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文王積

善所聞之餘烈良曰敷布烈美也朕多與奉天命恭惟

永圖

善曰爾雅夤敬也尚書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

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善曰六韜曰王者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予小子夙夜祗懼也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也范曄後漢書靈帝嘉平中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

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寤寐嘉猷

延佇忠實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嘉謀嘉猷楚辭結幽蘭而延佇也翰曰寤

寤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

賓主

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卿論秀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

用

於時用賓佐 王道外進也 **茂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

詔策晁錯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之事直言也

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

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决疑才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善曰

尚書 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向曰

以予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善曰國語曰

不籍千畝虢丈公諫曰夫民之大事 **漢文缺三推回之**

在農也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義賈生置言 善曰禮記躬耕帝籍天子三推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詔言始開 **良以食惟民天**

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翰同善注

農為政本 善曰漢書鄒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 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

勤農業也 漢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

恃以生也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金湯非粟**

也 泥勝之書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

者弗能守也 禮記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銑曰假也

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 **朕式昭前經**

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寶茲稼穡 善曰范子計然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也 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

穡 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

善曰

漢書

銑曰懋美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
此謂一耕而五穫 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菑始生菑者
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菑菑菑菑菑菑也 清剛 古
翰曰月令云杏花花生種百穀獲收苗也德失也 清剛 古
風述遵無廢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
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
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良曰剛田中為龍廣
天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以 而釋耒 盧
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對

佩牛相公莫反 善曰鹽鐵論 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
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 杜預
左傳注公綠也 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 漢書龔遂見人
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劍可以
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情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
水公流不返也言情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善曰漢書曰
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善曰漢書曰
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 說文擅專也 風
俗通子不以從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
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 止
爰井開制懼驚馬擾愚民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
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賈逵國語注爰
易也 周禮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翰曰爰易
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煩
愚民也 馬 五臣作 鹵 魯 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
擾煩也 馬 馮音赤 鹵 魯 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
既田難民歌之曰決漳水于灌鄴旁終古焉鹵方生稻梁又
日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既田四千餘頃因日
白渠也 濟曰馮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 **興廢之術矢**
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 興廢之術矢
陳厥謀 善曰尚書序曰外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
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廢興者直陳其
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
緩死 良曰大易易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
緩死 良曰大易易也

易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善同向注 向曰虞書舜典也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自

氓俗澆弛氏式法令滋彰灋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

澆薄也澆與凜同老子法今滋章盜賊多有也眚眚石

少不寃之人五臣本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荆

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

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

雖沒不亡故有殯棺之應夜哭之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

眚眚石達窮民之寃眚眚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

主司收之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朕所以明發動容

具食與慮善曰毛詩明發不寐尚書文王自朝至下

日晚食也善見此刑法未中早傷秋茶茶之密網惻夏日

起晚食動容貌與思慮言憂也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繫於秋茶網密於疑脂左

之嚴威傳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統

曰荼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

嚴可畏也網刑也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善曰墨子曰畫

言如張網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紀年曰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良曰堯畫其衣

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徒以

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徒以

百錢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善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刑墨疑赦其罰百錢孔安國

六兩曰鑲鑲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季葉喪亂起呂氏

春秋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司刑掌

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也向曰徒但也百錢金刑以金贖罪者

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剕也爰於

創始也前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古謂周也

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磨深自內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育聾任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冒然大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向為不

治鄭玄周禮注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翰曰董安于曰此

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也

於闕下稱仁漢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恨身無子因急獨覺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

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

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緹縈歌雞鳴晨

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

君而心憂也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

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咬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

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

安朕將親覽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

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濟曰

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必行則寬猛

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

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亡五臣作無善曰漢

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買迂有無化居向曰表

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迂有貨至於

無貨之處以遂其既龜貝積寢緡曼緡奉專用善

利皆勉力為之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

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凶歲糴金

管子凶歲糴金

千緡孟康漢書注緡錢貫也

翰曰古者貨用貝宝用龜

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緡皆繩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良曰謂

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

之貲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傳晉游飢字書游仍也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

者游歲謂再歲也賁猶用也**惟瘼莫**郵隱無捨矜歎善曰毛萇詩傳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向曰惟思郵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五臣本**叩恭斜之谷開而**

出銅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齊春秋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鉅坑

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美宝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叩斜蜀中

山**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善曰左傳曰王使宰孔賜也無下拜漢書釋其未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

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充都內之金紹圓府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之職善曰栢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為周立九

府圓法圓法錢也今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將繼太公之職事

重之權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民多姦錢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

榆莢也國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其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

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為稜榆莢亦錢也言今欲鑄錢赤仄

等

榆莢輕重難為權宜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善曰淮南子曰通乎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去殷之。

惡就周之德。周易湯武革命也。翰曰理。改憲勅法審。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刑德之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分一在二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玼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遺持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冬至為德夏至。

為刑。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為權宜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善曰淮南子曰通乎。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方。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隅夷曰陽谷又曰分命。炳明也。鄭說謂鄭衍。及隅。夷廢職昧谷虧方。善曰。說天五勝歷數之事。及隅。夷廢職昧谷虧方。善曰。歷之官廢也。隅夷昧谷見上句。良曰隅夷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洎洋發時亂日也。昧谷曰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曰。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曰。方言曰軫矣謂相乖戾也。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朕獲箕。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箕。善曰班固高紀述曰蔡堯之緒。爾雅。洪基思弘至道。善曰班固高紀述曰蔡堯之緒。爾雅。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武創洪基克光。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曰。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曰。方言曰軫矣謂相乖戾也。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朕獲箕。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箕。善曰班固高紀述曰蔡堯之緒。爾雅。洪基思弘至道。善曰班固高紀述曰蔡堯之緒。爾雅。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武創洪基克光。

洪基思弘至道。善曰班固高紀述曰蔡堯之緒。爾雅。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武創洪基克光。

厥德 尚書序恢弘至道也 翰曰庶令日月休徵風

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雨玉燭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爾雅

謂之玉燭也 濟曰言令日月光克明之旨弗遠欽若

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 良曰克能百美也堯命

義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 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 舒對策曰臣前

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 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

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 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隋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善曰尚書璇璣鈴 河圖命紀也圖

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 周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 易通卦驗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 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 一星天樞 論語素王受命識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入

極 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 比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入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

不失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善曰尚書各錄曰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

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 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今未歌者謂其未

治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善曰管子 黃帝立明 臺之義上觀於賢也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餐坐宣室上因感鬼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銑曰明

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 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若隊走之惻每勤如傷之

念相軫

善曰尚書曰民隊秦庚孔安國曰若陷泥墜土火左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

軫轉也

良曰今側愴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應劭曰繇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

不唯秋也廣雅年稔秋穀熟也而多

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翰曰稌稻穀也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數者盈多也

豈布政未優將罷五臣

民難業

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以園士教罷民銑曰問豈由布政治

豈爾於朝是屬

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善曰漢書詔策是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蜀文將崇論宏議

良曰爾汝宏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天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義和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

上叶星象下符川

嶽

善曰春秋漢令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

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

事然後公才授職

五臣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

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爾雅揆度也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其脩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王事

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王也 是以五正置

於朱宣下民不忒善曰左氏傳郊子謂昭子曰少皞摯名五維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意感生

白帝朱宣朱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忒差也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

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州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言下人

皆不差失 九工關於黃序庶績其凝善曰漢書劉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奔作后稷契作司徒各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

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各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端雲故以雲為官各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

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象績功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善曰禮記曰

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任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

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歷茲以降游惰五臣臣實繁

有三百也漢位兼而倍之歷茲以降游惰作情實繁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太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垂綬五寸於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實繁有徒

濟口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若閑冗卑五臣本

則橫去聲議無已善曰荀悅中鑿曰正合員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下

孟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翰曰冗散之宜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不澄則坐談彌積善曰魏志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

不事深清之道則坐為談客耳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

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善曰

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長詩傳曰詳審也

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善曰公羊傳曰自陝

以西

表煥與曹相書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 濟曰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

賢按分陝謂召公也 續善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

邑為桐鄉高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

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

家也續 功也 至有日撫鳴琴日置醇酒 善曰呂氏春秋

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漢書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

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 文而無害嚴而不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翰同善注 殘故能出人於沾 危之域躋 俗於仁壽

之地 善曰漢書 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沾危者若是臣黃曰臨危曰沾或曰

沾至極也 漢書王吉上疏陛下殿一卮之民齊之仁壽之

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良曰賢吏雖

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

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人登壽 是以賈誼言巨大 五臣無下

考也沾臨也 域亦猶地也 之有惡吏之罪也 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

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罪也 頃深汰 太珪符妙簡銅墨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

刺史 說文汰簡也 汰達蓋切周禮 上公之禮執相珪諸

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 漢書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 潘安仁夏侯湛誄妙簡邦良 爾雅簡擇也

漢書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 而春

雉未馴秋螟不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

者輒東西散去 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

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南尹表安問之疑不實使仁恕

椽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

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

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言

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

行也頗盡所入在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

無聞善同銑注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

事並發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豈新熈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目尚簡善曰毛詩在在棧樸新之樞之毛萇曰山

與也曹子建書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

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簡略也翰曰樞積弘大

簡略也文子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

為一目的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

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新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

為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詔執事之

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太賢疆國罔圖

惟舊

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

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善曰毛詩曰以之洋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曰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

左傳宣媚人曰五伯之霸

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

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齊晉文齊桓秦繆

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

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

論衡上書

論衡上書

翰曰脩理

翰曰脩理

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
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
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
向曰徇末厥弊滋多
昔宋

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善曰宋臣

孫卿子樂也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賦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
為賤治世反是漢書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
頌議者多以為淫靡非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嘉譬言如女工有綺縠音
樂有鄭衛也濟同善注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

道而權
善曰孝經非聖人者無法
論語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
曰鄉閭以弓騎
善曰

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上為桑以資衣食鄉閭

之間習於弓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各雜陽邯鄲臨淄宛成
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
曰序管子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翰曰五都謂
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
序待民富歸文學
之道庠序亦學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善曰尚書曰
無面從
向曰奚何若如爾汝
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善曰谷賓戲曰王莽無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

朕思命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銑曰舊民謂故選將開邊

勞去來去安集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廣開三邊良曰選軍將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毛詩序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季

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向曰戎狄納言款歌皇華而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周禮曰二日教職以安邦

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季

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懷德動夷遠北歸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遠競也

亂已下齊都江南故云南望德夷比夫危葉落風為禽

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

易落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

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

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鷓鴣

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

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割未息而驚心未

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未愈今臨武君當為秦孽不可為秦之

將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

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善曰漢書內史武帝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階

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

宋得其五故云五州顏延之待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

幸傾五州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斯路何

片言之辯說可求而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階善曰爾雅階

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 周禮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
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擯音探 廣雅誦言
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 尚書啓乃心沃
朕心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
堪爲此事誦述
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
典 天監武帝

年號

任彥升 銑曰天監
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善曰商喻齊也
史記樂毅書輕卒

銑兵長驅至國漢書曰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 尚書
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昏侯無道 比之於紂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
臣遭乾坤之靈運值時來
之運也 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
薄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 當矣永念猶

慙德 善曰禮記天子常展而立 尚書成湯放桀于
南巢不惟有慙德 向曰展天子屏風也慙德謂

無德而爲 人君也 何如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
賁曰漢承百王

之微季謂末年 翰曰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善曰衣
冠制度

禮樂軌儀皆曰 發奔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賁曰秦滅六國
而上古遺烈歸地盡矣 濟曰言如掃地而解一無餘者 斲

雕五臣作 剗力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爲
圖斲凋而爲樸蘇林漢書注

曰剗角之剗兩剗同 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
造草昧宜建德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洗曰彫斲剗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
造物之始如於 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三王之

禮冠履粗 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
王宮懸諸侯

軒懸卿大夫士特懸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
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
禮樂略 有分辨 而百代草創倉廩未實 善曰尚書曰百代
論語禘謀草創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 陶潛誠子書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九流七

略頗奇觀瞻元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善曰漢書曰九 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

家流 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 諸子略有詩賦 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 廣雅頗

少也周禮保氏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一曰五禮 二曰六 樂 三曰五射 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 淮南子百家

異說各有所出 論語子謂伯魚曰 語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翰曰百家謂諸子

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 牆面謂面向牆 而無所見者言我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

好學近非此流也 三餘 善曰 尚書說 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機 墨子

三餘 善曰 尚書說 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機 墨子 閑無事 弃日 魏略童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偈

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弗能動俗

善曰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德草草下之德草草中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臥必從於風而我 昔紫衣紫

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齊相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 欲止之何不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

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善曰韓子鄒君好長纓 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

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翰曰鄒君好服長 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 雖德慙往買

國中皆亦不服也 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且夫搢紳道

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帝業 則優於前事意欲儒者化下 且夫搢紳道

行祿利然也

善曰封禪書因雜搢紳先王之略術 班固 漢書贊大師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 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 朕傾心駿骨非懼 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

貞龍

善曰新序郭瑰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

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後理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子張見魯哀公

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

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輜駟青紫

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銑同善注輜駟青紫

如拾地芥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賓客所歸輜駟紫轂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俯拾地芥尔言好李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以車載

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良曰輜駟車也青紫貴位之

服也芥草也言好李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以車載之

如拾地草也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善曰禮記垂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子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

室而九也翰曰言李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

有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善曰古者收教不及於道皆

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知古也

周公尚書收周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詩

詩傳蔑如也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亭王澤竭

而詩不作濟曰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

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

卓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

鳥鳳也

蔑無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獎勸也

猶則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即詔

如此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

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

舜立誅謗之木此聖人也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

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五臣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規罕能切

直善曰文子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於轂也范

舟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薄相

政要曰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將齊李多諱風流

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老子天下多忌諱而民

遂往善曰毛萇詩傳將且也淮南子晚出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

往而不反矣向曰將謂齊未法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弘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

而虚心受物不大君子以虛受人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

乎此疑問之辭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上善

宣帝詔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方言介特也漢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

便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錮鉗

朝方詔不得以赦令暉五什有違論輸左校善曰

除也齊曰徙遷也暉解暉有違論輸左校善曰

原涉奸毗暉於壁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陳萬

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李膺為河南尹時死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愆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

豎儻反坐輸作左校漢書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輸

曰暉毗不和貌輸役也而使直臣杜口忠謹路絕五

言從役於左隊之中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北忠臣之口外將

作絕路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北忠臣之口外將

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善曰韓詩將恐將懼薛君

謝安為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也向曰言我雖

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悉意五臣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哀帝使傳喜

周書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良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

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增補大臣註文選卷三十六

